

<<城南旧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城南旧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3928797

10位ISBN编号：7533928792

出版时间：2009-7

出版时间：浙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林海音

页数：17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城南旧事&gt;&gt;

## 前言

差不多十年前了，我写过一篇题名《忆儿时》的小稿，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： 我的生活兴趣极广泛，也极平凡。

我喜欢热闹，怕寂寞，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。

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，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，越听越怕，越怕越要听。

猛一回头，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，小猫正在捉壁虎，不禁吓得呀呀乱叫。

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，仍是怂恿着大人讲下去。

在我七八岁的时候，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“唱话匣子的”，给我很深刻的印象。

也是在夏季，每天晚饭后，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。

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，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，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，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，晚上满室生香。

再过一会儿，“换电灯泡儿的”又过来了。

他背着匣子，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，贴几个钱，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。

到今天我还不明白，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。

然后，我最盼望的“唱话匣子的”来了，背着“话匣子”（后来改叫留声机，现在要说电唱机了！

），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。

我便飞跑进家，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。

母亲被搅不过，总会依了我。

只要母亲一答应，我又拔脚飞跑出去，还没跑出大门就喊：“‘唱话匣子的’！

别走！

别走！

” 其实那个“唱话匣子的”看见我跑进家去，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，不得到结果，他是不会走掉的。

讲价钱的时候，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。

讲好价钱进来，围着的人便会换换蹭蹭地跟进来，北平话叫做“听蹭儿”。

我有时大大方方地全让他们进来，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，把大门砰的一关，好不威风！

“唱话匣子的”人，把那大喇叭按在话匣子上，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。

片子转动了，先是那两句开场白：“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，”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磨擦出吱吱扭扭的声音，吱吱啦啦地唱起来了，有时像猫叫，有时像破锣。

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，还要加价呢！

## <<城南旧事>>

### 内容概要

半个多世纪前，小女孩林英子跟随着爸爸妈妈从台湾飘洋过海来到北京，住在城南的一条胡同里。京华古都的城垛颓垣、残阳驼铃、闹市僻巷……这一切都让英子感到新奇，为之着迷。会馆门前的疯女子、遍体鞭痕的小伙伴妞儿、出没在荒草丛中的小偷、朝夕相伴的乳母宋妈、沉痾染身而终眠地下的慈父……他们都曾和英子玩过、谈笑过、一同生活过，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，却又都一一悄然离去。

为何人世这般凄苦？

不谙事理的英子深深思索却又不得其解。

50多年过去，如今远离北京的游子，对这一切依然情意缱绻。

那一缕淡淡的哀愁，那一抹沉沉的相思，深深地印在她童稚的记忆里，永不消退。

<<城南旧事>>

作者简介

林海音，女，原名林含英，原籍台湾省苗栗县，林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阪，不久即返台，当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，其父林焕父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，举家迁居北京，小英子即在北京长大。

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城南厂甸小学、北京新闻专科学校，毕业后任《世界日报

<<城南旧事>>

书籍目录

《城南旧事》代序惠安馆 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冬阳 童年 骆驼队--《城南旧事》出版后记

## &lt;&lt;城南旧事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惠安馆 一 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，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，照到三屉桌上，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。

我醒了，还躺在床上，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，小小的尘埃。

宋妈过来掸窗台，掸桌子，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，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，飞舞得更热闹了，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，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。

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，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，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，格格地响，我想骂她，但她倒先说话了：“还没睡够哪！”

说着，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，我穿着绒褂裤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，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。她强迫我起来，给我穿衣服。

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，都是新做的，棉裤筒多可笑，可以直立放在那里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。

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，倾着身子，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，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的，炉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，天气冷，油凝住了，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擦。

窗外很明亮，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，我在想，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？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。

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，她正在告诉宋妈，今天买什么菜。

妈不会说“买一斤猪肉，不要太肥。”

她说：“买一斤粗漏，不要太回。”

宋妈梳完了头，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，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。

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，连忙喊住她：“宋妈，我跟你去买菜。”

宋妈说：“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？”

宋妈是顺义县的人，她也说不好北京话，她说成“惠难馆”，妈说成“灰娃馆”，爸说成“飞安馆”，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“惠安馆”，到底哪一个对，我不知道。

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？

她昨天还冲我笑呢！

她那一笑真有意思，要不是妈紧紧拉着我的手，我就会走过去看她，跟她说话了。

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，三层石台阶上去，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，门上横着一块匾，路过的时候爸爸教我念过：“飞安会馆”。

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“飞安”那个地方来的学生，像叔叔一样，在大学里念书。

“也在北京大学？”

我问爸爸。

“北京的大学多着呢，还有清华大学呀！”

燕京大学呀！

“可以不可以到飞安不，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？”

“做唔得！”

做唔得！

“我知道，我无论要求什么事，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。”

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，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。

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，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，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，轻轻说：“疯子！”

“我们便擦着墙边走过去，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时，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膊制止我。”

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，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！

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，看来来往过路的人。

是昨天，我跟着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，妈是去买擦脸的鸭蛋粉，我呢，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。

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，穿过魏染胡同，西草厂，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，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

## &lt;&lt;城南旧事&gt;&gt;

的这条胡同。

刚一进胡同，我就看见惠安馆的疯子了，她穿了一件绛紫色的棉袄，黑绒的毛窝，头上留着一排刘海儿，辫子上扎的是大红绒绳，她正把大辫子甩到前面来，两手玩弄着辫梢，愣愣地看着对面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洋槐。

干树枝子上有几只乌鸦，胡同里没什么人。

妈正低头嘴里念叨着，准是在算她今天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，好跟无事不操心的爸爸报帐，所以妈没留神已经走到了“灰娃馆”。

我跟在妈的后面，一直看疯子，竟忘了走路。

这时疯子的眼光从洋槐上落下来，正好看到我，她眼珠不动地盯着我，好像要在我的脸上找什么。

她的脸白得发青，鼻子尖有点红，大概是冷风吹冻的，尖尖的下巴，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。

忽然她的嘴唇动了，眼睛也眨了两下，带着笑，好像要说话，弄着辫梢的手也向我伸出来，招我过去呢。

不知怎么，我浑身大大地打了一个寒战，跟着，我就随着她的招手和笑意要向她走去。

可是妈回过头来了，突然把我一拉：“怎么啦，你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有点迷糊。”

妈看了疯子一眼，说：“为什么打哆嗦？”

是不是怕是不是要溺尿？

快回家！

“我的手被妈使劲拖拉着。”

回到家来，我心里还惦念着疯子的那副模样儿。

她的笑不是很有意思吗？

如果我跟她说话我说：“嗯！”

“她会怎么样呢？”

我愣愣地想着，懒得吃晚饭，实在也是八珍梅吃多了。

但是晚饭后，妈对宋妈说：“英子一定吓着了。”

“然后给我沏了碗白糖水，叫我喝下去，并且命令我钻被窝睡觉。”

这时，我的辫子梳好了，追了宋妈去买菜，她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。

她那条恶心的大黑棉裤，那么厚，那么肥，裤脚缚着。

别人告诉妈说，北京的老妈子很会偷东西，她们偷了米就一把一把顺着裤腰装进裤兜子，刚好落到缚着的裤脚管里，不会漏出来。

我在想，宋妈的肥裤脚里，不知道有没有我家的白米？

经过惠安馆，我向里面看了一下，黑门大开着，门道里有一个煤球炉子，那疯子的妈妈和爸爸正在炉边煮什么。

大家都管疯子的爸爸叫“长班老王”，长班就是给会馆看门的，他们住在最临街的一间屋子。

宋妈虽然不许我看疯子，但是我知道她自己也很爱看疯子，打听疯子的事，只是不许我听我看就是了。

宋妈这时也向惠安馆里看，正好疯子的妈妈抬起头来，她和宋妈两人同时说“吃了吗？您！”

“爸爸说北京人一天到晚闲着没有事，不管什么时候见面都要问吃了没有。”

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几步，就是井窝子，这里满地是水，有的地方结成薄薄的冰，独轮的水车来一辆去一辆，他们扭着屁股推车，车子吱吱口丑口丑的响，好刺耳，我要堵起耳朵啦！

井窝子有两个人在向深井里打水，水打上来倒在一个好大的水槽里，推水的人就在大水槽里接了水再送到各家去。

井窝子旁住着一个我的朋友和我一般高的妞儿。

我这时停在井窝子旁边不走了，对宋妈说：“宋妈，你去买菜，我等妞儿。”

“妞儿，我第一次是在油盐店里看见她的。”

## &lt;&lt;城南旧事&gt;&gt;

那天她两只手端了两个碗，拿了一大枚，又买酱，又买醋，又买葱，伙计还逗着说：“妞儿，唱一段才许你走！”

”妞儿眼里含着泪，手摇晃着，醋都要洒了，我有说不出的气恼，一下窜到妞儿身旁，插着腰问他们：“凭什么？”

”就这样，我认识了妞儿。

妞儿只有一条辫子，又黄又短，像妈在土地庙给我买的小狗的尾巴。

第二次看见妞儿，是在井窝子旁边看打水。

她过来了，一声不响地站在我身边，我们俩相对笑了笑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等一会儿，我就忍不住去摸她那条小黄辫子了，她又向我笑了笑，指着后面，低低的声音说：“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？”

”“嗯。

”我说。

“第几个门？”

”我伸出手指头来算了算：“一，二，三，四，第四个门。

到我们家去玩。

”她摇摇头说：“你们胡同里有疯子，妈不叫我去。

”“怕什么，她又不吃人。

”她仍然是笑笑的摇摇头。

妞儿一笑，眼底下鼻子两边的肉就会有两个小漩涡，很好看，可是宋妈竟跟油盐店的掌柜说：

“这孩子长得俊倒是俊，就是有点薄，眼睛太透亮了，老像水汪着，你看，眼底下有两个泪坑儿。

”我心里可是有说不出的喜欢她，喜欢她那么温和，不像我一急宋妈就骂我的：“又跳？

又跳？

小暴雷。

”那天她跟我在井窝子边站一会儿，就小声地说：“我要回去了，我爹等着我吊嗓子。

赶明儿见！

”我在井窝子旁跟妞儿见过几次面了，只要看见红棉袄裤从那边闪过来，我就满心的高兴，可是今天，等了好久都不见她出来，很失望，我的绒褂子口袋里还藏着一小包八珍梅，要给妞儿吃的。

我摸摸，发热了，包的纸都破烂了，粘乎乎的，宋妈洗衣服时，我还得挨她一顿骂。

我觉得很没意思，往家走，我本来想今天见妞儿的话，就告诉她一个好主意，从横胡同穿过到我家，就用不着经过惠安馆，不用怕看见疯子了。

我低头这么想着，走到惠安馆门口了。

“嘿！

”吓了我一跳！

正是疯子。

咬着下嘴唇，笑着看我。

她的眼睛真透亮，一笑，眼底下就像宋妈说的，怎么也有两个泪坑儿呀！

我想看清楚她，我是多么久以前就想看清楚她的。

我不由得对着她的眼神走上了台阶。

太阳照在她的脸上，常常是苍白的颜色，今天透着亮光了。

她揣在短棉袄里的手伸出来拉住我的手，那么暖，那么软。

我这时看看胡同里，没有一个人走过。

真奇怪，我现在怕的不是疯子，倒是怕人家看见我跟疯子拉手了。

“几岁了？”

”她问我。

“嗯六岁。

”“六岁！

”她很惊奇地叫了一声，低下头来，忽然撩起我的辫子看我的脖子，在找什么。



## &lt;&lt;城南旧事&gt;&gt;

“不是。

”她喃喃地自己说话，接着又问我：“看见我们小桂子没有？”

”“小桂子？”

”我不懂她在说什么。

这时大门里疯子的妈妈出来了，皱着眉头怪着急地说：“秀贞，可别把人家小姑娘吓着呀！”

”又转过脸来对我说：“别听她的，胡说呢！”

回去吧！

等回头你妈不放心，嗯，听见没有？”

”她说，用手扬了扬，叫我回去。

我抬头看着疯子，知道她的名字叫秀贞了。

她拉着我的手，轻摇着，并不放开我。

她的笑，增加了我的勇气，我对老的说：“不！”

”“小南蛮子儿！”

”秀贞的妈妈也笑了，轻轻地指点着我的脑门儿，这准是一句骂我的话，就像爸爸常用看不起的口气对妈妈说“他们这些北仔鬼”是一样的吧！

“在这玩不要紧，你家来了人找，可别赖是我们姑娘招的你。”

”“我不说的啦！”

”何必这么嘱咐我？”

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我都知道。

妈妈打了一只金镯子，藏在她的首饰箱里，我从来不会告诉爸爸。

“来！”

”秀贞拉着我往里走，我以为要到里面那一层一层很深的院子里去找上大学的叔叔们玩呢，原来她把我带进了他们住的门房。

屋里可不像我家里那么亮，玻璃窗小得很，临窗一个大炕，炕中间摆了一张矮桌，上面堆着活计和针线盒子。

秀贞从矮桌上拿起了一件没做完的衣服，朝我身上左比右比，然后高兴地对走进来的她的妈妈说：

“妈，您瞧，我怎么说的，刚合适！”

那么就开领子吧。

”说着，她又找了一根绳子绕着我的脖子量，我由她摆布，只管看墙上的那张画，那画的是一个白胖大娃娃，没有穿衣服，手里捧着大元宝，骑在一条大大的红鱼上。

秀贞转到我的面前来，看我仰着头，她也随着我的眼光看那张画，满是那么回事地说：“要看炕上看去，看我们小桂子多胖，那阵儿才八个月，骑着大金鱼，满屋里转，玩得饭都不吃，就这么淘……”

“行啦行啦！”

不害臊！”

”秀贞正说得高兴，我也听得糊里糊涂，长班老王进来了，不耐烦地瞪了秀贞一眼说她。

秀贞不理睬她爸爸，推着我脱鞋上炕，凑近在画下面，还是只管说：“饭不吃，衣服也不穿，就往外跑，老是急着找她爹去，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，我说等我给多做几件衣服穿上再去呀！”

今年的衬褂倒是先做好了，背心就差缝钮子了。

这件棉袄开了领子马上就好。

可急的是什么呀！”

真叫人纳闷儿，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……”她说说着不说了，低着头在想那纳闷儿的事，一直发愣。

我想，她是在和我玩“过家家儿”吧？”

她妈不是说她胡说吗？”

要是过家家儿，我倒是有一套玩意儿，小手表，小算盘，小铃铛，都可以拿来一起玩。

所以我就说：“没关系，我把手表送给小桂子，她有了表就有一定时候回家了。”

”可是，这时我倒想起妈会派宋妈来找我，便又说“我也要回家了。”

## &lt;&lt;城南旧事&gt;&gt;

” 秀贞听我说要走，她也不发愣了，一面随着我下了炕，一面说：“那敢情好，先谢谢你啦！看见小桂子叫她回来，外面冷，就说我不骂她，不用怕。

” 我点了点头，答应她，真像有那么一个小桂子，我认识的。

我一边走着一边想，跟秀贞这样玩，真有意思；假装有一个小桂子，还给小桂子做衣服。为什么人家都不许他们的小孩子跟秀贞玩呢？

还管她叫疯子？

我想着就回头去看，原来秀贞还倚着墙看我呢！

我一高兴就连跑带跳地回家来。

宋妈正在跟一个老婆子换洋火，房檐底下堆着字纸篓、旧皮鞋、空瓶子。

我进了屋子就到小床前的柜里找出手表来。

小小圆圆的金表，镶着几粒亮亮的钻石，上面的针已经不能走动了，妈妈说要修理，可一直放着，我很喜欢这手表，常常戴在手上玩，就归了我了。

我正站在三屉桌前玩弄着，忽然听见窗外宋妈正和老婆子在说什么，我仔细听，宋妈说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” “后来呀，”换洋火的老婆子说：“那学生一去到如今就没回来！

临走的时候许下的，回他老家卖田卖地，过一个月就回来明媒正娶她。

好嘛！

这一等就是六年啦！

多傻的姑娘，我眼瞧着她疯的。

……” “说是怎么着？

还生了个孩子？

” “是呀！

那学生走的时候，姑娘她妈还不知道姑娘有了，等到现形了，这才赶着送回海淀义地去生的。

” “义地？

” “就是他们惠安义地，惠安人在北京死了就埋在他们惠安义地里。

原来王家是给义地看坟的，打姑娘的爷爷就看不起，后来又让姑娘她爹来这儿当长班，谁知道出了这么档子事儿。

” “他们这家子倒是跟惠难有缘，惠难离咱们这儿多远哪？

怎么就一去不回头了呢？

” “可远喽！

” “那么生下来的孩子呢？

” “孩子呀，一落地就裹包裹包，趁着天没亮，送到齐化门城根底下啦！

反正不是让野狗吃了，就是让人捡去了呗！

” “姑娘打这儿就疯啦？

” “可不，打这儿就疯了！

可怜她爹妈，这辈子就生下这么个姑娘，唉！

” 两个人说到这儿都不言语了，我这时已经站到屋门口倾听。

宋妈正数着几包红头洋火，老婆子把破烂纸往她的大筐里塞呀塞呀！

鼻子里吸溜着清鼻涕。

宋妈又说：“下回给带点刨花来。

那你跟疯子她们是一地儿的人呀？

” “老亲喽！

我大妈娘家二舅屋里的三姐算是疯子她二妈，现在还在看坟，他们说的还有错儿吗？

” 宋妈一眼看见了我，说：“又听事儿，你。

” “我知道你们说谁。

” 我说。

“说谁？

<<城南旧事>>

” “小桂子她妈。

” “小桂子她妈？

” 宋妈哈哈大笑，“你也疯啦？

哪儿来的小桂子她妈呀？

” 我也哈哈笑了，我知道谁是小桂子她妈呀！

.....

<<城南旧事>>

编辑推荐

《城南旧事(插图本典藏版)(精)》是文坛名家林海音女士独步文坛三十多年的经典作品。自1960年出版以来，不但在台湾畅销不衰，在大陆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。林海音以她超逸的文字风格，饶具魔力的文笔，通过主角——英子童稚的双眼，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，一种说不出的天真，自然而不造作，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，将英子眼中北京南城风光恰切地融入字里行间，在展现真实热闹的市民生活之余，更为读者架设一个明晰的时空背景。全书在淡淡的忧伤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诗意，让人禁不住再三寻思个中深意。

<<城南旧事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